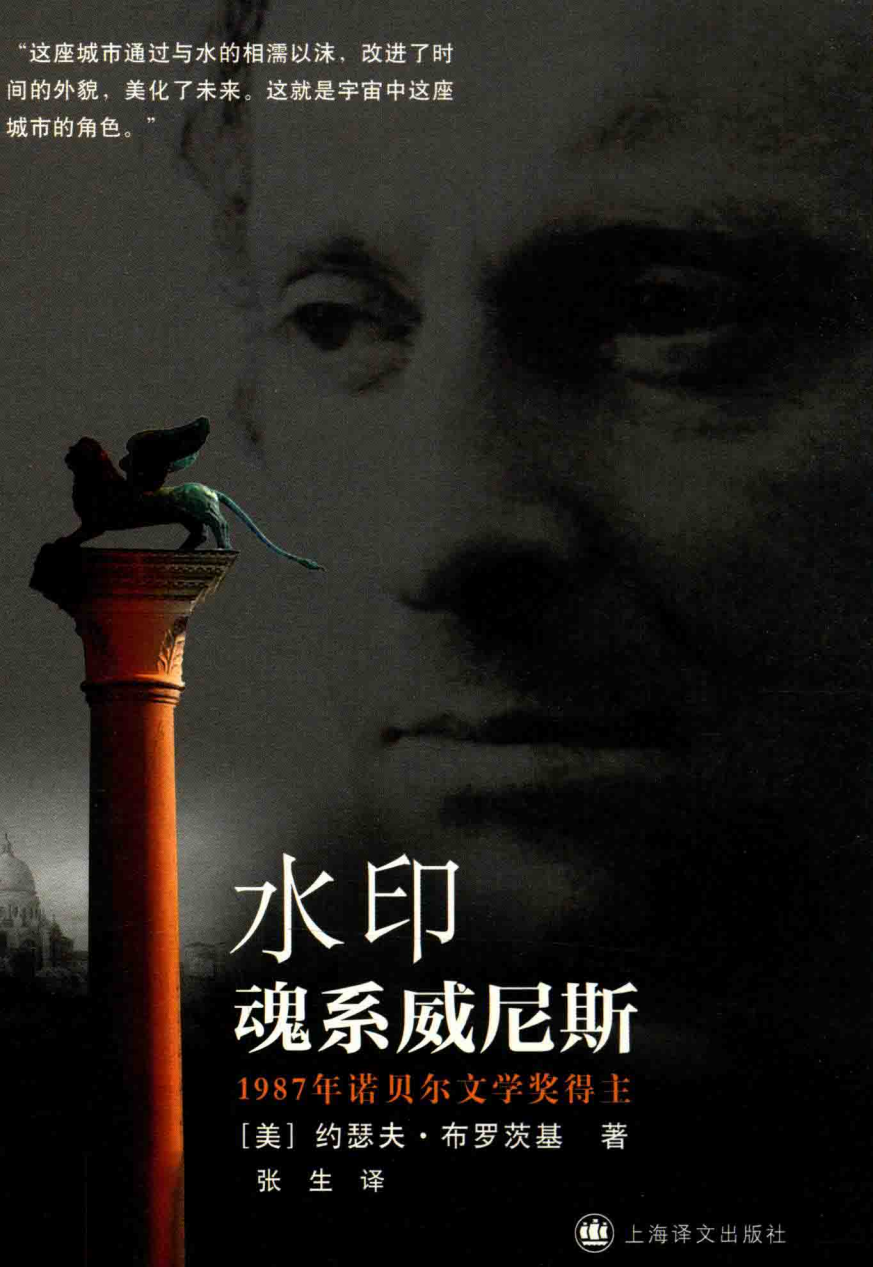


“这座城市通过与水的相濡以沫，改进了时间的
外貌，美化了未来。这就是宇宙中这座
城市的角色。”



水印 魂系威尼斯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张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ATERMARK
AN ESSAY ON VENICE
JOSEPH BRODSKY



水印 魂系威尼斯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张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印:魂系威尼斯/(美)布罗茨基(Brodsky, J.)
著;张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327-7264-3

I. ①水… II. ①布… ②张…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883 号

WATERMARK

Copyright © 1992, Joseph Brodsky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2016-499 号

水印——魂系威尼斯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张生 译

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宋金 装帧设计/小阳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6 字数 50,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978-7-5327-7264-3/I·4422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226000

1. 很久以前，1 美元能兑 970 里拉，我 32 岁。地球也比如今轻了二十亿个灵魂。在那个寒冷的十二月的夜晚，当我抵达火车站^①的酒吧时，里面空无一人。我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来接我。

她来得很晚。

每个旅行的人都知道这种困境：这是一种疲劳与忧虑的混合。这是钟面和时刻表开始向下的时刻，是细察你脚下的大理石曲张的纹理的时间，是吸入阿摩尼亚和在寒冷的冬夜由蒸汽机车的铸铁引发的沉闷的气味的时候。这些事，我全做了。

除了那个打哈欠的侍者和站在收银台边一动不动像个

佛一样的大妈外，酒吧里看不到任何人。可是，我们彼此都爱莫能助：在他们的语言中，我只知道“espresso”^②这个词，这是我仅有的语言钞票，但已经花掉了；而且，我还用了两次。我也曾从他们那里购买了第一个表情包，在即将到来的几年里，它代表的是“邪恶之国”、“社会运动”和“必死无疑”^③：这也是我的第一个“MS”包裹。所以我提起我的行李袋，走了出去。

只有在谁的眼睛注意到我白色的伦敦雾牌风衣^④和深褐色的博萨利诺帽^⑤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剪裁出一个熟悉的轮廓。当然，夜晚本身将毫不困难地把它吸收掉。我

① 原文 *stazione*，意大利语，作者在文中谈到威尼斯的地名以及某些专有名词时，多用意大利语单词，后文都用仿宋体表示，不再注明。

② 意式咖啡。

③ 这三个词的意大利语首字母缩写都是 MS。

④ *London Fog*，美国著名制衣公司，二战时曾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生产风衣。

⑤ *Borsalino*，意大利著名制帽公司。1942 年亨弗莱·鲍嘉在《卡萨布兰卡》中即戴此帽，1970 年阿兰·德龙在同名黑帮片 *Borsalino*（《江湖龙虎》）和 1974 年续集 *Borsalino & Co.*（《江湖大杀手》）中也戴此帽。

相信，角色扮演是每个游客的重头戏，而此刻，我心中的意大利是五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和我那同样是黑白两色的职业媒介^①的一种融合。因此，冬天是我的季节；我想，我缺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條圍巾，不然看起來我就像個本地的流氓或燒炭黨人了。除此之外，我覺得自己並不顯眼，我適合融入背景，或者填滿一部低成本的偵探劇的畫面，也許，更可能是走進一部情節劇。

* * *

2. 這是個有風的夜晚，在我的視網膜可以顯示東西之前，我已經被一種徹底的幸福感弄得神魂顛倒：我的鼻子被冰凍的海藻氣味——對我而言它一直是幸福的同義詞——擊中了。對有些人來說，它是新割下來的草或干草；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它是聖誕節的松針和橘子的芬芳。就我來講，它是冰凍的海藻(seaweed)——這部分

^① 指作家用白紙和黑字寫作。

是因为这个连接词的拟声性(在俄语中,海藻是一种美妙的藻类植物^①),部分是由于在这个观念下的一种轻微的不协调性和一种隐藏在水下的戏剧。我们会在某些元素中认出自己;在我于火车站的台阶上闻到这种气味之前,隐藏的戏剧和不协调性就已经成为我的特长很久了。

无疑,这种气味的吸引力应该归之于我在波罗的海边度过的童年,归之于来自蒙塔莱^②诗歌里的那个漫步着的赛壬的家。然而,我对这个吸引力仍有疑惑。首先,那个童年并不是多么快乐(童年很少是快乐的;确切地说,它是一所自我厌恶和心神不定的学校);至于波罗的海,事实上,你得是条最滑头的鳗鱼才能逃脱我与波罗的海的那种纠葛。至少,作为一个乡愁的主题,这个童年几乎是不合格的。我总是觉得,这个吸引力的来源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它超越了传记的疆界,超越了一个人

① 俄语中,海藻(Vodorosli)的发音类似于英语中的美妙(wonderful)。

② 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的基因的组成——在某个人的下丘脑的某个地方，它储存了我们的脊索动物祖先们与生俱来的领域——例如引发这种文明的那条“鱼”^①——的印象。而这条鱼是否快乐则是另一回事。

* * *

3. 归根结底，一种气味是对氧平衡的干扰，是别的元素——甲烷？碳？硫磺？氮？——对它的入侵。靠着这种入侵的紧张性，你闻到了一股香气，一种气味，一股臭气。这是一个分子事件，而幸福，我猜，是认出于自由状态的构成你自身的元素的那一刻。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它们大量来自于那里，冷风下，我觉得我已经走进了我自己的自画像中。

这里的背景全部都处在教堂众多的穹顶和连翩的屋

^① ichthus，原文为希腊文。曾被基督徒作为暗号，因其可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等五个希腊文单词的缩写，故有此语。

顶的黑暗轮廓里；一座桥拱悬在一片黑色弯曲的水体之上，两头却都被无限性所剪除。在夜里，异域的无限性带着最后一根路灯柱一起抵达，而它距此二十米开外。一切都很安静。几条亮着朦胧的灯光的小船不时晃荡一下，那个试图停在水面的黑色油布上的仙山露酒霓虹灯的巨大投影，也被它们的螺旋桨搅碎了。

不待投影静止，寂静便将恢复。

* * *

4. 感觉完全就像是到了乡下，抵达了某个不可知的、没有意义的地点，也许是你自己——已多年不在——的出生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感觉可以归之于我自己的匿名性，归之于在火车站的台阶上那个长身材的人的不协调性：一个容易遗忘的目标。同样，那也是
个冬天的夜晚。我记起很久以前，我在前世中^①把翁贝

① 指布罗茨基在被苏联政府流放前的人生。下文中的“俄国”也是指苏联。

托·萨巴^①的一首诗的开头翻译成俄语，“在狂野的亚得里亚海的深处……”在深处，我想，在荒僻之地，在狂野的亚得里亚海的一个遗失的角落……我只要简单转个身，就会看见都市风格的火车站，它整个沉浸在霓虹灯的长方形的光芒里，还会看见显示为“VENEZIA”（威尼斯）的几个大写字母。但我没转身。天空满是越冬的星斗，在乡下，这是常有的景象。似乎，在某个地方，在远处，有条狗在吠叫，或者，你听到的可能只是公鸡的鸣声。闭上双眼，我看见一丛冰冻的海藻，倚靠着一块潮湿的，也许是结了冰的岩石舒展开来，我知道它存在于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可是具体的地点却被遗忘了。

我就是那块岩石，而我左手的手掌就是那丛舒展开的海藻。

不久，一艘巨大的平底船，有点像是沙丁鱼罐头和

^① Umberto Saba(1883—1957)，意大利诗人，但其出生并长期生活在原属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海滨城市的利亚斯特。

三明治杂交的玩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浮现了出来，砰的一声，泊进了火车站的码头。几个人冲到岸上，从我身边经过，快步走上了通往终点站的阶梯。然后，我看见了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

这个景致让人难以置信。

* * *

5. 好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致，同样是在那个前世：俄国。这景致假借一个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者的名义，确切地说，是以“马雅可夫斯基”学者的名义来到了那里。在我那个圈子的人看来，这样的身份近乎意味着这个景致没有资格成为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体。可结果恰恰其反，这应该是出于对她的视觉特性的衡量。她有 5 英尺 10 英寸（约 178 厘米）高，骨骼纤细，大长腿，小窄脸，栗子色的头发，榛子色的杏仁眼，形状完美的嘴唇里吐出的过得去的俄语，同样迷人的笑容，穿着华美的、轻薄如纸的麂皮绒和相称的丝绸衣服，散发着

对我们来说闻所未闻的、魅惑人的香水的芬芳，这个景致很容易就成了曾经令人惊讶地在我们当中插过足的最为优雅的女性。她是那种能让已婚男人们大做湿梦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个威尼斯人。

所以我们没有理会她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理睬与之相伴的她对我们这群三十年代的缺心眼的先锋派的情绪，而把这二者都归之于西方的轻浮。我想，即使她公开声明自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我们也依旧会贪恋她的美色。她绝对是个让人惊艳的女人，而后来当她迷上我们圈子边缘的可能是最糟的笨蛋——某个亚美尼亚裔的高薪傻瓜——的时候，普遍的反应是惊异和恼火，而不是嫉妒或者男人气的惋惜。当然，细想一下，我们也不该对被某种浓烈的种族汁液弄脏的一块精美的蕾丝生气。可我们还是生气了。因为这不只是一种失望：这是对这种织物的一种背叛。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把派头和实质，把美貌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我们是一群书呆子，而人到了

一定年龄，如果你信仰文学，你会想让每个人都分享——或者每个人都应该分享——你的信念和品味的。所以，如果哪个人看起来气度非凡，他肯定是我们中的一员。由于对世界之外，特别是对西方一无所知，我们还不知道，派头可以被批发购买，更不清楚美貌可能只是件商品。因此我们把这道景致当成是我们的理想和原则的肉体延展，还有化身，而她穿戴的衣饰，包括显而易见的东西，都属于文明。

这种联系如此强烈，而这道景致又是如此美丽，乃至到了现在，多年以后，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并且似乎是身在不同的国家，我又开始不知不觉地滑进了这个老模式里。在拥挤的水上巴士的甲板上，当我紧贴着她的海狸皮大衣站着时，我问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对最近出版的蒙塔莱的《经文歌》的意见。而在她榛子色的瞳孔边缘的火花里所反映出来的，是她那三十二颗珍珠般牙齿的熟悉的闪光，并且，它还发扬光大，上升到了头顶的银河里波光粼粼的银光之上，这就是我得到的所

有的反应，但这已经很多了。到文明中心来询问其最新的情况也许是种同义反复。也许，我非常不礼貌，因为蒙塔莱这个作家并不是本地人。

* * *

6. 穿过夜色缓慢前行的小船，就像是穿越潜意识的一段连贯的思想的走廊。在两侧，在齐膝深的漆黑的水里，矗立着黑暗宫殿的巨大的雕花箱子，里面装满神秘莫测的珍宝——从不时由百叶窗的裂缝里显现的低强度的黄色电光来判断，最有可能是金子。确切地讲，这所有的感觉都是神话的，独眼巨人式的：我已经进入了我在火车站的台阶上看到的那种无限性，现在我正向它的居民们中间驶去。在我们的身边，是一群斜倚在黑色的水里昏睡的独眼巨人，它们时而抬起或放下一只眼皮。

那个紧靠着我的裹着海狸皮的景致开始用一种有点低沉的嗓音解释，她要带我去我的旅馆，在那儿她为我订了个房间，也许我们明天或者后天见面，她想把我介

绍给她丈夫和她妹妹。我喜欢她嗓音里的这种低沉，尽管相对这个消息而言，它更适合这个夜晚，我用同样的密谋语气回答，能见到潜在的亲戚，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这话对此刻而言有点过火了，但她用相同的压抑的方式笑了笑，把一只戴着棕色皮手套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嘴唇上。我们周围的乘客大多是黑头发的，他们的数量是让我们亲近的原因，他们一动不动，同样压低了他们彼此之间偶尔谈话的声音，似乎他们交流的内容也具有一种亲密的本质。然后，天空瞬间被一座桥的宏伟的大理石圆弧遮住，突然间，一切都被光亮淹没了。

“里亚托桥。”

她用她的正常的声音说。

* * *

7. 关于水上旅行，即使是短程的旅行，也总有某种原初的东西。你会被告知，你不应该在那里，而这与其说是你的眼睛，耳朵，味觉，或手掌告知的，还不如说是

你的脚告知的，作为一种感觉器官，它可以察觉到奇怪的表演。尤其是在夜晚，当水面变得像路面一样时，水把水平度原理弄得动荡不定。不管在你的脚下它的代用品——甲板——有多么牢固，在水上，你会比在岸上稍微警觉一点，你的机能会更多地用在平衡上。例如，在水上，你永远不会像在街上那样心不在焉：你的两条腿支撑着你，你的理智处在警醒状态，你就像是某种圆规。好吧，也许，当你航行在水上时让你的理智更加敏锐的东西，实际上是那些愉快古老的脊索动物的一种遥远曲折的回声。无论如何，在水上你对别的东西的感觉变得更加灵敏，似乎被一种共同的和一种相互的危险强化了。而迷失方向作为一种心理范畴，与其作为一种导航范畴不相上下。尽管这样，十分钟后，虽然我们还在向同一个方向航行，我却看见了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的箭头至少和我的偏离了 45 度。

很可能是因为这段大运河太亮了。

我们在学院码头上岸，成为坚实的地形和相应的

道德准则的牺牲品。在漫步走过一小段狭窄的小巷后，我被寄放到了一个有点与世隔绝的家庭旅馆的大堂，我的脸颊被吻了一下——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吻在了弥诺陶^①的脸上而不是勇敢的英雄的脸上——并祝我晚安。随后，我的阿里阿德涅^②消失了，留下了一节香味扑鼻的线索，那是她的昂贵的香水的气息（是“一千零一夜”吗？），它迅速地消散在一个充满微弱但无处不在的尿骚味的家庭旅馆的发霉的气氛中。

我盯住家具看了一会。

然后，我扑倒在了枕头上。

* * *

8. 这就是我如何在这座城市第一次发现我自己的。

正如结果那样，对于我的这次来临，没有任何特别幸运

① Minotaur，希腊神话中被关在克里特岛迷宫里的牛头人身怪兽。

② Ariadne，希腊神话人物，克里特岛国王之女，她曾用线团引导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弥诺陶并走出迷宫。